

# 下關大連神社所藏文獻資料概述

大野絢也 愛知學院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研究生

菅野智博 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（DC1）

湯川真樹江 學習院大學國際教育研究機構 PD 共同研究員

佐藤仁史 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

林志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

## 一、調查的背景及其原委

大連神社是日俄戰爭後在日本租借地大連所建立的一座日本神社。此神社於二次大戰結束後，歷經種種波折遷移至日本山口縣下關市的赤間神宮內，現在設有大連記念資料室，室內收藏了許多重要史料。（註1）這些史料不僅為數甚多，並且還包括了許多從滿洲國以及關東州遣返日本人的珍貴經驗。如果說東北問題是掌握近代中國一項重要的面向，那麼瞭解在大連的日本人之情況，毋寧也是分析中國近代區域研究裏值得重視的部分，尤其釐清二十世紀前半葉關於中日文化交流的課題。

在介紹調查之前，首先簡單說明一下此次調查的原委。2013年7月，筆者與其他年輕學者共同組織了一個名為「滿洲的記憶」研究會，主要針對從「滿洲」（係指中國東北地區，以下同並省略引號）遣返回國的日本人實施口述訪問，同時收集他們戰後在日本所展開的活動記錄（如會報、回憶錄、照片等等），打算以生活史（life history）進行滿洲近現代史的跨學科共同研究。（註2）換言之，本研究會的活動宗旨，以蒐羅滿洲遣返日人之「滿洲經驗」為優先課題。同年8月，我們拜訪了由大連遣返回國所組成的大連會事務所。對該事務所負責人岡町和美子的採訪中，獲悉大連神社的存在，並且得知該神社仍藏有眾多關於大連的學校、企業、民間團體等之史料。透過岡町



大連神社全景 (照片提供 / 林志宏)

女士的協助下，我們還結識了赤間神宮內大連神社的水野直房宮司（宮司係指負責管理神社的主持，以下同）。同年 10 月下旬，「滿洲的記憶」研究會成員菅野智博與大野絢也兩人，在研究會顧問佐藤仁史教授陪同下訪問大連神社，並且發現下文所要介紹的史料。這些珍貴的史料除了一部分之外，大致上尚未編列詳細的目錄，在瞭解史料的整體情況上具有一定的困難。因此，本研究會便向水野宮司提出請求，希望能有機會整理這批資料，並且製成目錄。非常榮幸地，經由水野宮司的欣然允諾，我們獲得了整理這些珍貴史料的寶貴機會。以上是此次調查的背景。

參加此次調查活動的成員共有五人，分別為大野絢也、菅野智博、湯川真樹江、林志宏、佐藤仁史等，時間是在 2013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的三天期間（湯川真樹江從 12 月 6 日參加）所展開。調查的主要目標，為了瞭解大連記念資料室內所藏史料的概況，



大連記念資料室門口 (照片提供 / 林志宏)

以及今後製作相關目錄進行準備。

## 二、大連神社的沿革

這裏首先要對大連神社的沿革及其變遷稍做簡單地介紹。由於日俄戰爭勝利，1905 年以後日本的租借地——大連，開始移入大量地日人居住。如此的情況下，松山理三為了普及「出雲大社教」，親身渡海抵達大連；而他所建立的出雲大社分祠，之後便成為大連神社的基礎。（註3）由於當時大連市長希望該神社不是做為出雲大社教的分祠，而是將大連市的「氏神」供奉起來；（註4）所以，1907 年 10 月正式創建的大連神社，裏頭所供奉的神明不僅只有出雲大社教的神祇，還包括了大連市「氏神」，乃至天照大神、大國主大神、靖國神（即奠祭那些戰死在滿洲的日本人們）等。（註5）

大正初期，大連神社特意請來日本內地負責修建神社的木匠，仿照原來出雲大社的



大連記念資料室內一隅 (照片提供 / 林志宏)

規模，建立了第一個正堂。1917年，松山理三的內弟水野久直成為大連神社第二代宮司。直到1925年，閒院宮載仁親王訪問大連，曾在神社內種植了一顆銀杏樹，同時還奉納「玉串料」（即對神社所致贈的謝禮，下同）。利用這些玉串料，再加上南滿鐵道株式會社（以下簡稱「滿鐵」）及市民的捐獻，大連神社得以在1933年時擴張重建。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，大連的都市化發展越來越快，而住在大連的日本人數也逐漸增多。值得矚目的是，從1930年代初期開始，關東軍的相關人員便有將大連神社晉升為官幣大社的想法，並且數次向水野久直提出。這裏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關東軍的企圖，即想通過大連日人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大連神社，進一步晉升為官幣大社，藉此宣揚「國威」。然而，大連神社一旦成為了官幣大社，那麼宮司將變為國家公務員，也意味著不能在同一神社內長期任職。由於水野久直始終希望能夠守護由松山理三所建立

的大連神社，於是斷然拒絕關東軍的要求。因此，關東軍最後只能於1944年在旅順另外建立官幣大社，即關東神宮。二戰期間，大連神社即在水野久直的經營管理下，始終成為大連日人的生活活動重心，甚至也主持了許多場婚喪儀式。（註6）如上所述，大連神社伴隨著大連的發展，曾在大連日人心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

1945年8月上旬，蘇聯進攻滿洲與日本戰敗，大連神社理所當然也產生很大的變化。當蘇軍占領大連後，一部分的蘇聯士兵在市內橫行霸道，也曾經屢次侵入大連神社。儘管如此，根據水野直房轉述，戰後大連神社卻沒有受到任何蘇聯士兵的破壞及暴行。這是由於蘇聯士兵對神職人員的角色還存有相當程度之尊重，反而獲得安全保障。更進一步地，有時大連神社方面還特意邀請了駐紮大連蘇軍司令部等相關人員，到神社內盡享雅樂、舞樂，維持和平之局。

（註7）直到1947年3月，水野久直一家才跟著最後一批大連日人安全遣返，一同回到日本。（註8）戰後不久，大連神社的正堂等建物幾乎全遭破壞，其建築用地目前仍被大連解放小學所使用；當年閒院宮載仁親王栽種的銀杏樹，現在仍然倖存原地。至於旅順所建造的關東神宮等設施，則已破壞殆盡。

水野久直返抵日本後，有一段時間將從大連帶回的神社神體，保管在福岡縣福岡市的宮崎宮，自己則從事於山口縣下關市赤間神宮之重建工作。在戰後極度缺乏資金和材



大連神社牌匾 (照片提供 / 林志宏)

料的情況下，赤間神宮正殿終於在 1949 年 4 月完成。4 年後的 1953 年 10 月，赤間神宮內又修建了大連神社的分社，等到進行遷社儀式之後，才正式將大連神社移到下關市。(註9)

### 三、調查、整理的過程

調查活動的第一天，先對大連記念資料室內所收藏史料以及文獻的整體情況進行瞭解。通過這一道程序，我們對第二天以後的整理與製作目錄便有相當地頭緒。以下列舉業經確認的各方面史料，進行概括性說明。

第一種是關於大連神社沿革的史料。這些保存在大連記念資料室內，大部分都已公開。其中較為知名的，是擔任過滿洲國總理張景惠為大連神社所寫題字，以及神社在大

連時期拍攝的照片。除此之外，還藏有相當多封寄給水野久直、水野直房兩人的信件，內容包括原稿與戰後大連神社有關事務的往來書信。這些書信目前還未進行系統性地整理，今後有必要詳加分析。

第二種收藏在資料室內數量最多，亦即曾在大連各學校的同窗會相關史料。此次調查工作之中，能夠確認的學校如下：大連第一中學校、大連第二中學校、大連實業學校、大連商業學校、羽衣高等女學校、神名高等女學校、彌生高等女學校、大連大正小學校、大連霞小學校等。史料種類包括有：各同窗會的管理報告、會誌會報、大會記錄、會員名冊、書信、照片（包含有戰前、戰爭中）、影像資料、戰後所製作的大連市街地圖、同窗會會旗、其他召開大會時的紀念品等。另外，還有一部分的資料與高等女校的畢業生有關。例如有大連紅十字醫院的史料，其中包括了戰爭時期的照片、實際在戰場上所用過的紅十字會旗、戰後畢業生的活動報告等等。

第三種是贈送給大連神社的書籍，大多是現今已經出版的關於大連及滿洲之出版品，當中也有一部分係由個人出版、印刷的私家版回憶錄。

第四種是以上三種以外的零散史料，例如有關大連船梁會社、大連會、滿鐵會、旅大合同同窗會、20 世紀大連會議等。此次調查發現：這些史料本身不僅包括會刊與書信，還存有大量地照片、會旗、圖示版、題

字、美術品等。

通過第一天確認資料的整體情況後，接著兩天為了便於整理，我們事先將藏有這些史料的抽屜、陳列櫃等按號分開。其次，則將這些書籍的封面和版權頁，以及相關書信的大部分進行了拍攝，為今後製作目錄進行準備。

除了上述這些資料的收穫之外，調查成員還利用空檔時間向神社的水野直房宮司請教事宜，並進行了口述訪問。主要話題內容，針對水野久直的經歷、大連神社的創建背景，以及資料室收集史料的來源始末等進行瞭解。

#### 四、大連記念資料室所藏史料的價值

通過上述調查，目前我們大致可釐清大連記念資料室所藏史料的特點。簡單地說，它們不僅僅跟大連神社相關，還藏有非常多的大連學校同窗會、企業社友會等資訊。如果觀察其細目，包括有信件、會報、會員名冊、出生在大連乃至生活在大連日本人的回憶性文字等，有些書信與文獻甚至還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。特別是當中少部分的私家版回憶錄，目前已經很難獲得，可謂非常寶貴。經由這些資料，我們可以探討當時大連日人生活情形、返日後的各種活動之珍貴經驗。而上述史料能夠統統集中在一個場所，其意義自然不可估量。



大連記念資料室所藏刊物（照片提供 / 林志宏）

此外，由於這些珍貴的史料都聚集在大連神社，無形中也說明了大連神社在戰前、戰爭期間所代表的象徵，乃至戰後所起的作用。質言之，即大連神社所具備的社會功能，係為出生及生活在大連日人之人際關係的焦點。其中扮演絕對性關鍵角色的人物，應屬水野久直及水野直房父子二人。我們可以簡單地想像：身為前後任神社宮司的他們，透過祭祀氏神活動與當地居民——也就是居住大連日本人之間的互動。而這樣的關係一直延續到戰爭結束之後，以致積累了這些貴重的史料。當我們關注到神社在日本帝國殖民史中的社會及文化意義時，（註10）大連神社的個案無疑也凸顯出其中的重要性。

再者是這些史料對闡明戰後如何組織各滿洲相關團體，包括它們的沿革和活動內容上，其實也顯示很重要的價值。雖然其中一部分組織早自戰後不久就開始，但這些活動對中日外交過程之中發揮了相當關鍵的意義，直到現在還深具影響力，也可稱為所謂



大連記念資料室內珍藏實物 (照片提供 / 林志宏)

的「滿洲人脈」。所以，釐清這些史料之價值，對探討戰後中日關係上極富深刻的意涵。「滿洲的記憶」研究會成員之一的佐藤量，曾據學校同窗會、企業社友會的組織過程，分析了戰爭期間協力者、大連遣返乃至回國後的經驗記憶等議題。(註11)相信運用這些史料，應該可以提供更多元的線索，有助於進一步掌握歷史面貌。

最後應該還要大書特書的是：該資料室同時收集了多種同窗會的會旗、標語和照片。這些實物之所以保存於此，與近年來所遭遇各滿洲團體的困境，有其密切關連。由於同窗會會員逐漸凋零，在面臨解散之際，無法處理這些會旗，因此他們將會旗等物品以「敬奉」形式保管在資料室。換言之，大連神社內蒐羅多樣珍藏的實物，也可視為

該資料室典藏的特色之一。至於如何整理這些會旗、照片等「實物史料」，並且進行更大效益的利用，將是今後需要深究思考的課題。與此同時，我們一邊對大連、滿洲遣返者進行口述訪問之際，也有必要一邊詳細地留心、考察其他史料的存在。

## 五、展望及課題

本次調查活動受限於時間因素，未能將照片、會旗等「實物史料」進行充分整理，一切只好以待來日。通過此次工作，我們不僅發現大連神社在戰前大連日人心中的重要地位，還體認到戰後遣返者如何藉由大連神社繼續相互聯繫與傳承。至於調查到史料之特性，以及如何運用於研究之中，期待另文介紹。另外，此次調查成果，也做為前述「滿洲的記憶」研究會活動之一，目前打算把史料加以整理後，製作目錄提供學界參考。

結束本文前，想要特別感謝支持我們此次調查的大連神社相關人員。尤其是給予最大幫助的水野直房宮司，在此致上衷心的謝意。

### 【註釋】

1. 日本國山口縣下關市阿彌陀寺町 4-1 (赤間神宮)。URL：[www.tiki.ne.jp/~akama-jingu/](http://www.tiki.ne.jp/~akama-jingu/)。擷取日：2014年3月26日。
2. 參見「滿洲的記憶」研究會網址，URL：<http://manshunokioku.blog.fc2.com/>。擷取日：2014年

- 3月26日。有關該會的活動宗旨和概況，當另文詳述。
3. 水野直房，《赤間神宮名譽宮司水野久直大人十年祭誌》（下關：作者印行，2004），頁33。出雲為日本舊國名，位於現今島根縣東部。出雲大社教為1873年由千家尊福所創設的教團。
  4. 氏神係指古代氏族所共同祭拜的祖先神靈，或是與這個姓氏有特別關聯的守護神。
  5. 〈水野直房宮司第2次口述訪問記錄〉（2013年12月7日，未刊稿）。
  6. 同上。
  7. 同上。
  8. 水野宮司一家乘坐醫療船高砂丸遣返回國。可以推測，他們所乘坐的是3月29日遣返船。見富永孝子，《大連 空白の六百日——戰後，そこで何が起こったか》（東京：新評論，1986），頁507。
  9. 水野直房，《赤間神宮名譽宮司水野久直大人十年祭誌》，頁41。
  10. 目前已有研究將神社和殖民地都市機能的關係進行討論。見青井哲人，《植民地神社と帝國日本》（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05）。
  11. 參見佐藤量一系列的研究。佐藤量，〈植民地都市をめぐる集合的記憶：「たうんまっぶ大連」の形成プロセスを事例に〉，《Core ethics: コア・エシックス》，第4號（2008年），頁131-148；佐藤量，〈1950年代中國の近代化と對日協力者——旅順工科大学出身中國人同窗生を事例に〉，《ソシオロジ》，第56卷第2號（2011年），頁39-55；佐藤量，〈戰後中國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引揚げと遣送〉，《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》，第25卷第1號（2013年），頁155-171。